

[法国] 维克多·雨果 著 尚林霞 林芳 译



# 巴黎圣母院

NOÛRE-DAME DE PARIS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 巴黎圣母院

[法国]维克多·雨果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2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9-5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5 号

---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99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9-5

定 价: 436.80 元(全 26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             |         |
|-------------|---------|
| 第 一 卷 ..... | ( 1 )   |
| 第 二 卷 ..... | ( 28 )  |
| 第 三 卷 ..... | ( 59 )  |
| 第 四 卷 ..... | ( 77 )  |
| 第 五 卷 ..... | ( 94 )  |
| 第 六 卷 ..... | ( 109 ) |
| 第 七 卷 ..... | ( 137 ) |
| 第 八 卷 ..... | ( 181 ) |
| 第 九 卷 ..... | ( 216 ) |
| 第 十 卷 ..... | ( 238 ) |
| 第十一卷 .....  | ( 285 ) |

## 第一卷

### 一大厅

巴黎人被旧城区、大学区和市民区三重城垣里一片轰鸣的钟声惊醒的那个早晨,距离今天已经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了。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个日子,历史上并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忆。一大早就使得巴黎市民和那些钟如此骚动的那个事件,也没有什么值得详细记载的地方。那既不是庇卡底(法国的一个省)人和勃艮第人的进攻,也不是一个抬圣骨盒的仪式行列,也不是拉斯葡萄园的一次学生暴动,也不是“尊贵的国王陛下”的入城仪式,也不是巴黎的司法宫判处男女盗窃犯的漂亮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那些盛装的戴翎毛的使臣们的莅临。才不过两天以前,就有那样一支人马——弗朗德勒的使臣们,带着为王太子与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联姻的使命来到了巴黎。他们的到来使波旁红衣主教非常厌烦,因为他为了向国王讨好,不得不对那帮土里土气的弗朗德勒市政官笑脸相迎,并且用许多“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在他的波旁官邸招待他们,当时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把他房门口的精致帷幔全浇透了。

一月六日,这个若望·德·特渥依斯(法国历史学家)所谓的“使全体巴黎民众情绪激动的日子”,一个从远古以来既是庆祝主显节又是庆祝愚人节的日子。

在那天,塞纳河的河滩上要燃起篝火,布拉克小教堂要植上五月树,司法宫要上演圣迹剧。身穿胸前缀有白十字的紫红羽缎上衣的府尹衙役们,前一天已经在各个十字路口用喇叭般的高声通知了大家。

男女市民一大早就关好家门和店铺,从四面八方那三个指定的场所涌去。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有些人要去看篝火,有些人要去看圣迹剧,有些人要



去观赏五月树。不过,巴黎民众很具备那种古已有之的见识,大多数要去看篝火——它正合时令——,或是去看圣迹剧——它要在屋顶严实、门窗紧闭的司法宫演出。那些爱热闹的人都赞成让那花朵稀少的可怜的五月树孤零零地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园里,在一月的天空下冻得发抖。

聚集在通往司法宫的几条路上的群众尤其多,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两天前到达的弗朗德勒使臣准备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和愚人王的选举,这个选举也要在司法宫大厅举行。

在那天,要挤进司法宫大厅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它号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大厅。家家户户的窗口往下一望,只见挤满人群的司法宫广场,犹如汹涌的大海,人潮澎湃。司法宫宏伟的哥特式门脸的中央有一道高大的台阶,两股人流不停上上下下,又以波涛翻腾之势,向两侧斜坡扩散开来。那道大台阶犹如一条水道,不断向广场注入,好似飞瀑泻入湖泊一般。叫声,笑声,无数人的跺脚声,汇成巨大的声响,巨大的喧哗,流转反彻,愈发振耳欲聋了。这是因为府衙的一名弓箭手在推人,或是一名警卫骑马横冲直撞,拼命维持秩序。这种令人叫绝的传统,由府衙传给统帅衙门,由统帅衙门传给骑警队,再从骑警队传给今天的巴黎警察总队。

家家户户门口上,窗户上,天窗上,屋顶上,密密麻麻聚集着成千上万张市民的面孔,和颜悦色,安祥朴实,凝望着司法宫,积嘈杂的人群,也就心满意足了。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乐于观看那些爱看热闹的人所形成的场面,只要猜想人墙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如果读者同意,我们不妨想象,一同夹杂在穿着短衣、短袄的嘈杂人群中间,跨进大厅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首先,耳鸣,眼花。我们头顶上是尖形双拱屋顶,木雕贴面,天蓝色彩绘,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我们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开外有根高大的柱子,接一根,又是一根,总共七根,支撑着双拱屋顶落在横向正中的拱底石。头四根大柱子周围有几家店铺,卖些玻璃片和金属箔片制;后三根大柱的周围摆着几条橡木长凳,被诉讼人的短裤和代理人的袍子磨得油光程亮。大厅四周,沿着高墙厚壁,门与门,窗与窗,柱与柱之间,摆着一长列从法拉蒙以后法国历代君主的塑像;昏庸的国王个个双臂下悬,眼睛低垂;英武的国王则昂首挺胸,双手高举,直指天空。还有,一扇扇尖形长窗,尽是光怪陆离的彩色玻璃;一个个宽大的大厅出口,都是精雕细刻的富丽门扉。而所有



这一切，圆拱，大柱，垣壁，窗框，护壁镶板，门扇，塑像，从上到下，满目湛蓝和金黄，光彩照人；然而，在我们看见时色泽已略显暗淡了，公元1549年德·普勒尔根据流传还对它赞美不已，其实那时它几乎已被尘灰和蛛网所埋没，全然不见当年的灿烂。

下面再略微详细地说一说一些有趣的细节。

假如不是拉瓦伊阿克刺杀亨利四世，就不会有拉瓦伊阿克案件的卷宗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也不会有他的同谋犯处心积虑要把卷宗毁掉；因而也不会有纵火犯放火焚烧司法宫，好把档案室烧毁。总而言之，就不会有1618年那场大火。那样的话，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也就会依然屹立。我也可以对读者说，您亲自去看吧！于是，双方都不必多此一举：我免得如实进行描述，您也就省得阅读了。——这就证明这样一条新真理：一切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

首先，拉瓦伊阿克并没有同谋者；其次，即使万一有，他的同谋者也可能与1618年那场火灾毫无关系。这样，那场大火的起因就有其他两种解释，都是合情合理的。第一种解释是：有颗熊熊燃烧的大星，一尺宽，一肘高，如众所周知，3月7日半夜后从天上坠落，恰好落在司法宫。第二种解释是见诸于泰奥费尔的四句诗：

那当然是一场悲惨的游戏，  
正义的女神在巴黎，  
由于吞吃了太多的贿赂，  
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庙宇。

这是1618年与司法宫那场大火起因有关的政治的、自然的、诗歌的三种解释，不论人们对此想法如何，不幸的火灾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这场灾祸，更由于连续各次修建把幸存的东西也毁了，所以时至今日。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也就所剩无几了。堪称是卢浮宫长兄的这座宫殿，早在美男子菲利浦时代就已经很老了，甚至有人还到里面去寻找罗贝尔国王所建造的、埃卡迪斯所描述的那些华丽建筑物的遗迹。但几乎全荡然无存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头来说这座名不虚传的古老司法宫的这间名不虚传的大厅吧。这座呈平行四边形的宽阔无比的大厅，一端摆着那张名闻遐迩的大理石



桌子,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正像古老地籍册所说的,世上如此偌大的大理石,真是见所未见,另一端是小教堂,路易十一曾叫人给自己在教堂里雕刻了一座跪在圣母面前的塑像,还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塑像搬到小教堂里来,全然不顾大厅里那一长列历代君王塑像中留下了两个空墙凹。这座小教堂建成才刚刚六年,还是崭新的,建筑雅致,雕刻奇妙,镂鑿精湛,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妩媚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我国哥特时代末期的特征,并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体现为文艺复兴时代仙境般的种种幻想。小教堂门楣上那镂空的蔷薇花瓣小圆窗,纤秀而优雅,好似一颗用花边做成的星星,尤为是一件杰作。

大厅正中,有一座铺着金色锦缎的看台,面对大门,背靠墙壁,并利用那间金灿灿卧房走廊上一个窗户,开了一道特别的入口。这看台是专为弗朗德勒使者们和其他大人物应邀来观看圣迹剧而搭设的。

司法宫的四名警卫,守住大理石桌子的四角,凡是节日或行刑之日,他们总要被派往现场看管恣意行乐的民众。演出要等到司法宫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对于演戏来说,无疑是迟了,可是得照顾使臣们的时间呀。

然而,这许许多多观众从一大早就在等着。有的冻得直打哆嗦;有的为了一开门能抢先进去,已在大门中间歪斜着身子熬了一夜。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多,好比超过水位的水流,开始沿着墙壁升高,向各柱子周围上涨,漫上了柱顶、檐板、窗台、建筑物一切凸出部位和雕塑物所有隆起部分。于是,群众感到浑身不自在,急躁,烦闷,加上长久等待而疲乏不堪,这一切都使得群众大为不满,更何况他们被关禁在这里,人挨人,人挤人,人压人,连气都透不过来,所以没等到使臣们到来的预定时刻,群众的吵闹声早已变得尖刻而辛辣。只听见一片埋怨声和咒骂声,把一切的一切全骂遍了。而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伙伙学生和仆役听后特别开心,他们还不断挖苦嘲弄,简直是火上加油,更加激起普遍的恶劣情绪。

还有另一帮捣蛋鬼,先砸破一扇玻璃窗钻进来,大胆地爬到柱子顶盘上去坐,居高临下,东张西望,忽而嘲笑大厅里的群众,忽而攻击外面广场上的人群。看他们那滑稽的动作,听他们那响亮的笑声,以及与同伴们在大厅两头相互取笑的呼喊声,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这些年轻的学生并不像其余观众那样烦闷和疲倦,他们为了取乐,非常善于从眼皮底下的情景中发掘一幕精彩的戏出,借以打发时间,耐心等候另一出戏的上演。



“我发誓，是你呀，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其中有一个嚷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名副其实，瞧瞧你那两只胳膊，再看看你那两条腿，活像迎风旋转的风车。你来多久了？”那个被称做磨坊的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小鬼头，漂亮的脸蛋，淘气的神态，攀在一根柱子的饰叶上坐着。

“仁慈的魔鬼啊，已经四个多钟头了！”约翰·弗罗洛答道，“但愿将来下了地狱，这四个钟头能计算在我进炼狱的净罪时间里。西西里国王那八名唱诗班童子，在圣小教堂做七点钟的大弥撒，我赶上听了第一节哩。”

“国王搞这名堂，正是为了雇用西西里国王的这个该死的唱诗班！”窗下人群中有个老太婆尖声厉气地喊道，“我向大家讨教讨教！做一次弥撒就得花一千巴黎利弗尔！这笔钱还不是从巴黎菜市场海产承包税中出的钱！”

“住嘴！老婆子。”有个一本正经的大胖子站在这卖鱼婆的身旁，捂住鼻子，接过话头说道，“不举行弥撒怎么行，你总不巴望国王又病倒吧？”

“说得妙，吉尔·勒科尼君，你这个专给王室供皮货的大老板！”那个攀在柱顶雕饰上的小个子学生嚷道。所有学生听到可怜皮货商这个倒霉的名字，都纵声大笑起来。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有些人连连喊道。

“长角和竖毛的！”另一个人接着喊。

“嘿！”柱顶上那个小淘气鬼接着说，“姓勒科尼有啥好笑的呢？尊敬的吉尔·勒科尼，是御膳总管约翰·勒科尼公的兄弟，樊尚林苑首席守林官马伊埃·勒科尼公的儿子，他们个个都是巴黎的好市民，父子相传。”

大家听了更是乐不可支。肥头胖耳的皮货商没有应声，拼命要躲开四面八方向他投过来的目光；尽管挤得汗流浹背，上气不接下气，却只是白费劲。

终于有一个人出来替他解围了，此人皮货商一样又胖又矮。

“罪孽呀罪孽！学生竟这样对市民出言不逊！想当年，要是学生敢如此不恭，就得先用柴禾棒子痛打，再用柴禾棒子活活烧死。”

那帮学生一下子全气炸了。

“嗨啦啦！是谁在那儿唱高调呀？是哪只晦气的公猫？”“嘿，我认得，他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板。”有个人说。“他是大学四个宣过誓的书商之一。”另个人插嘴道。

“我们那所杂货铺里，样样都成四：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政，四个选董，四个书商。”还有一个说道。



“那么，就该把这一切闹个底朝天！”约翰·弗罗洛接着说。

“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书烧光！”“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听差揍扁！”“缪斯尼埃，我们要好好揉一揉你的老婆！”

“肉墩墩的可爱姐姐乌达德呀！”“娇嫩、风骚赛似小寡妇！”“你们统统见鬼去吧！”安德里·缪斯尼埃嘟哝着。

“安德里老板，闭住你的鸟嘴，要不，看我掉下去砸在你的脑袋上。”约翰一直吊在柱顶上，接过话头说道。

安德里老板抬起眼睛望了一会儿，好像在估量一下柱子有多高，淘气鬼有多重，再默算一下重力乘加速度之平方，然后不敢作声了。

约翰成了这战场的主人，便乘胜追击：

“高贵的先生们，学堂的学人们！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应有的权利居然得不到尊重！你们看看，新城有五月树和焰火，旧城有圣迹剧、狂人教皇和弗朗德勒的使君，而我们大学城，什么也没有！”

“可我们莫贝尔广场够大的了！”一个趴在窗台上的学生喊道。

“打倒校长！打倒选董！打倒学政！”约翰喊着。

“今晚就用安德里老板的书，在加伊亚广场燃篝火吧！”另一个接着喊道。

“还有学录的书桌！”旁边的一位说。“还有监堂的棍棒！”“还有学长的痰盂！”

“还有学政的食橱！”“还有校董的面包箱！”“还有校长的小板凳！”“打倒！”小约翰应和似地接着喊。“打倒安德里老板！打倒监堂和学录！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家！打倒学政、校董和校长！”

“这真是世界末日到了！”安德里老板塞住耳朵咕噜道。“噢！校长来了！正走过广场。”站在窗台上的一个人突然喊道。

人人争先恐后扭头向广场望去。

“真的是我们可敬的校长蒂博先生吗？”风车约翰·弗罗洛问道，因为他攀附的是里面一根柱子，看不见外面的情形。“对，对，是他，正是他：校长蒂博大人！”

果真是校长和所有学官列队前往迎接使团，此刻正穿过司法宫广场。学生们挤在窗前，冷嘲热讽，鼓掌喝倒采，向他们表示欢迎。校长走在最前面，先遭到一阵谩骂和攻击。



“您好，校长先生！嗨——啦——嘿！有礼了，您好哇！”“这个老赌棍，跑到这儿干吗来啦？”

“唔！瞧他那张衰老的面孔，铁青，消瘦，憔悴，这都是爱赌如命、好掷骰子的缘故！”

“掷骰子的蒂博，您屁股转向大学城，急忙向新城颠去，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当然是去蒂博托代街开个房间过一过瘾啦！”风车约翰叫道。大伙儿一听，狠命鼓掌，雷鸣般重复着这句俏皮的双关语。

继而攻击的目标又转向大学其他头面人物了。“打倒监堂！打倒执杖吏！”

“拿去这是我的鞋，你的位置比我方便，摔到他的脸上。”

“打倒六个神学家和他们的白道袍！”“那些人就是神学家吗？我原以为是巴黎城的圣日芮维埃芙送给鲁尼采邑的六只大白鹅呢！”

“打倒医生！”“打倒无休止的教义争论和神学辩难！”

“让魔鬼掐死日耳曼学区的学政！”“还有圣小教堂的那班神父和他们的灰毛披肩！”“或者，那些穿灰毛袈裟的！”“嗨——啦——嘿！艺术大师们！清一色的漂亮黑斗篷！清一色的漂亮红斗篷！”“恰好成了校长的美丽尾巴！”“好比一个威尼斯大公去赶海上婚礼！”

“别害怕，西蒙老公！”“早安，选董先生！”“晚安，选董夫人！”“他们看见这一切很开心吧！”磨坊约翰叹道，他一直高踞在拱顶的饰板上。

这当儿，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里·缪斯尼埃先生欠身，贴着王室皮货商吉尔·勒科尼的耳边悄悄说：“这是世界的末日。学生们这样的越轨行为真是见所未见。这都是本世纪那种种该死的发明把一切全毁了，什么大炮啦，蛇形炮啦，臼炮啦，尤其是印刷术，即德意志传来的另一种瘟疫！再也没有手稿了，再也没有书籍了！印刷术把刻书业毁了。世界末日到了！”

“这从天鹅绒衣料越来越时髦，我就看出这一点了。”皮货商答腔说。

正在此时，正午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哈！……”整个人群异口同声叫了起来。学生们也默不作声了。随后一阵激烈的骚动，人人设法安顿下来，抢占位置，踮起脚尖，聚集成群；接着一片寂静；个个伸长脖子，张开嘴巴，所有的目光都射向大理石台子。台子上依然空空荡荡，只有大法官的四名警卫一直站在那里，身体笔直，一动也不动，宛如四尊彩绘塑像。大家的视线遂转向留给弗朗德勒使臣的看台。看台的



那道门还紧闭着，台上空无一人。这人群从清晨就眼巴巴等待三件事来临：晌午、弗朗德勒使团和圣迹剧。现在唯有晌午准时到来。

这可真叫人受不了。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一刻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动静。看台上依旧没有一个人影，戏台上仍然鸦雀无声。这时，随着焦躁接踵而来的是愤怒，带火药味的话儿在人群中散播开来，当然声音还是低低的。“圣迹剧！圣迹剧！”大家低沉地这么嘀咕着，脑子渐渐发热起来，一场风暴虽还只是轻轻咆哮，却在人群上面震荡。磨坊约翰带头点燃了火花。

“圣迹剧！弗朗德勒人见鬼去吧！”他使出浑身劲儿，大声吼叫，同时像条蛇似地绕着柱头扭动着身子。

观众一齐鼓掌，也跟着吼叫：

“圣迹剧！叫弗朗德勒见他妈的鬼去！”

“马上给我们演圣迹剧，否则，我主张把司法宫大法官吊死，作为喜剧和寓意剧。”

“说得好！”民众吼叫起来。“那就先吊死那几个警卫吧。”

话音一落，一阵欢呼。那四个可怜虫面色煞白，面面相觑。人群向他们蜂拥而去，中间隔着一道不牢固的木栏杆，眼看这道围栏在群众挤压下扭弯变曲，就要冲破了。

情况十分危急。

就在这当儿，更衣室的帷幔掀开了，有个人走了出来，大伙一见，突然站住，好像中了魔法一般，顿时愤怒变成了好奇。

“肃静！肃静！”这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毕恭毕敬往前走，越往前走便越近似卑躬屈膝，就这样走到了大理石台子的边沿。

“市民先生们，”那个人说，“市民太太们，我们将不胜荣幸地在红衣主教大人阁下面前，朗诵和献演一出极其精彩的寓意剧，名为《圣母玛丽亚的公正判决》。在下扮演朱庇特。

大人正陪伴奥地利大公派来的尊贵的使臣，在博代门听大学校长先生的演讲，等显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临，我们就开演。”

用不着别的什么办法，朱庇特这一席话，便着实挽救了司法大法官那四名倒霉警卫的性命。况且，朱庇特老爷的服装那么华丽，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对于安定观众的情绪也着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 二 皮埃尔·甘果瓦

然而,随着他夸夸其谈,他那身装束所激起的全场一片欢愉和赞叹,渐渐消失了。等到末了他说出“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临,我们就开演”这句不合时宜的话时,他的声音被雷鸣般的咒骂声所淹没了。

“马上开演! 圣迹剧! 马上开演圣迹剧!”民众吼叫着。在这吼叫声中,磨坊约翰的噪音盖过一切,犹如尼姆嘈杂乐队演奏中的高笛。

“马上开演圣迹剧!”群众连连喊着。“立刻! 马上! 吊死演员! 吊死红衣主教!”

可怜的朱庇特惊慌失措,魂不附体,涂满脂粉的红脸蛋煞白,丢下霹雳,拿下头盔,频频鞠躬,战战兢兢,口里呐呐道:“红衣主教大人……御使们……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语无伦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他害怕成了吊死鬼。

民众由于等待而要吊死他,红衣主教由于他不等待也要吊死他,他反正都得死,只见两边各是万丈深渊,换言之,都是绞刑架。

幸亏有个人来替他解围,把责任包揽下来。

此人一直站在栏杆里边,大理石桌子周围的空档里,谁都没有瞅见他,因为他又长又瘦的身子靠在圆柱上,柱子的直径完全挡住任何人的视线;此人高挑个儿,消瘦干瘪,脸色苍白,头发金黄,额头和腮帮上都有了皱纹,却还很年轻,目光炯炯,满脸笑容,身上穿的黑哗叽衣服旧得都磨破了,磨光了。此刻,他走近大理石桌子跟前,向那位受苦刑的可怜虫招招手,那可怜虫吓晕了,并没有发现。

这个新出现的人再向前迈了一步,叫道:“朱庇特! 亲爱的朱庇特!”朱庇特一点也没听见。

这个金发大个子不耐烦了,凑近他的脸大喊一声:“米歇尔·吉博纳!”“谁在喊我?”朱庇特猛然如惊醒过来,问道。

“马上开始吧。”那一位说。“快满足群众的要求。我负责去恳求大法官息怒,大法官再去请红衣主教大人息怒。”朱庇特松了一口气。群众还在嘘他,他使出浑身劲儿嚷道:“市民先生们,我们马上就要开演了。”

“欢呼您,朱庇特! 鼓掌吧,公民们!”学生们喊道。



接着,掌声震耳欲聋,朱庇特早已退回帷幕后面,欢呼声仍在大厅里震荡。

这时,那位神通广,化狂风暴雨为风平浪静的无名氏,也谦逊地早已退回到那根柱子的阴影里去;假如不是前排观众中有两位姑娘注意到他刚才同朱庇特米歇尔·吉博纳对话,硬把他从沉默中拉出来,兴许他还像原先那样无人看得见,一动也不动,无声无息。

“长老!”其中一个姑娘叫了一声,并示意要他走过去。

“住口,亲爱的莉叶娜德。”她身旁的那位姑娘俊俏,娇嫩,加上盛装艳服,越显得好看的了,说道。“他不是神职人员,而是在俗的;不应称呼长老,该叫先生。”“先生。”莉叶娜德说。无名氏走近栅栏,殷勤地问道:

“小姐,您们叫我有何贵干?”“哦!没什么。”莉叶娜德怪不好意思的,忙说。“我身边的吉斯盖特,芳号让茜安娜,是她想跟您说话。”“没有的事。”吉斯盖特涨红着脸说。“是莉叶娜德叫您做长老,我告诉她应称先生。”

两位倩女渐渐低下眼睛。而那个人,巴不得跟她们攀谈,遂笑咪咪瞅着她们直看,说道:“小姐,你们真的没有什么要跟我说吗?”“哦!一点也没有。”吉斯盖特应道。“没有。”莉叶娜德说。高个子金发青年退了一步,准备走开,但那两位好奇的姑娘哪肯罢手。

“先生,”吉斯盖特连忙说,语气急促,就像水闸打开似的,或者说,就像女人横下了心。“那位在剧中将扮演圣母娘娘的大兵,您是认识的啰?”

“您是指扮演朱庇特的那位吧?”无名氏接着说。

“哎,可不是!瞧她多笨!那您认识朱庇特吗?”莉叶娜德说道。

“米歇尔·吉博纳吗?”无名氏应道。“认识的,夫人。”

“瞧他那胡须多神气!”莉叶娜德说。“他们要上演的,很精彩吗?”吉斯盖特羞答答地问道。“非常精彩,小姐。”无名氏毫不犹豫地答道。“演的是什么呢?”莉叶娜德问道。“《圣母娘娘的公正判决》,听着,是寓意剧,小姐。”

“那真是好看呀!今天是一出寓意剧,特意为弗朗德勒的公主编写的。”“有唱牧歌吗?”吉斯盖特问道。“喏!寓意剧怎会有牧歌!”无名氏应道。“剧种是不应搞混的。要是一出傻剧,那当然可以。”“真可惜。”吉斯盖特说。“当年那一天,有些粗野的男女在蓬索泉边打闹,一边高唱圣歌和牧歌,一边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适合给教皇特使看的,并不适合见得公主。”无名氏的语气相当生硬。



“还有,在他们跟前,几件低音乐器竞相演奏可带劲啦,乐声那才悦耳哩。”莉叶娜德接着说。

“还有,为了给行人解乏,水泉从三个泉眼喷出葡萄酒、牛奶和肉桂酒,让人随便喝。”吉斯盖特说。“还有,在蓬索下面一点,就在三一泉那儿,有人扮演耶稣受难的情景,但没有台词。”莉叶娜德继续说道。

“我记得可清楚啦!”吉斯盖特叫喊起来。“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两个盗贼一左一右!”

说到这里,两个唠唠叨叨的姑娘想起教皇特使入城的情景越发激动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一齐说开了。

“还有,小堡门前有许多盛装艳服的人物!”“还有,教皇特使经过时,桥上放了两百多打各种鸟儿腾空飞翔,好看极了,莉叶娜德!”“今天会好看得多!”那个青年似乎听得不耐烦了,终于插嘴道。

“今天的圣迹剧更好看,您说的?”吉斯盖特说。

“没问题。”他答道,接着用某种夸张的口气又添了一句:“小姐,本人就是剧作者。”“真的?”两位倩女齐声说了一声,惊讶得目瞪口呆。“不错!”诗人有点洋洋得意地应道。“我们有两个人:约翰·马尔尚,他负责锯木板,搭戏台,铺板子;我呐,负责写剧本。本人叫皮埃尔·甘果瓦。”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从朱庇特回到幕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新寓意剧的作者突然这样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使吉斯盖特和莉叶娜德两们姑娘天真地赞叹不已,这期间已有好一会儿功夫了。值得注意的是:全场的观众几分钟前还吵开了锅,这时却听信了那位演员的诺言,宽宏大量地等待着。这正好证明了这样一个永恒的、而且天天还在我们剧院里得到验证的真理:让观众耐心等待的最妙方法,便是向他们宣布马上就要开演。然而学生约翰并没有睡大觉。

“嗨拉嘿!”他在混乱之后的宁静等待当中,猛然吼叫起来。“朱庇特,圣母娘娘,你们这班耍鬼把戏的!你们拿大家开心是不是?演戏!演戏!马上开始,要不,我们可要重新开始了!”这一招可真灵。

即刻从戏台里面传出高低音乐器的乐声;帷幕升起,走出四个人来,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脸上涂脂抹粉,爬上戏台的陡峭梯子,一到了平台,便在观众面前站成一排,向群众深深鞠了一躬。于是,交响曲嘎然停止,圣迹剧开演了。这四位角色的鞠躬,博得了一片掌声,然后在全场肃静中,他们开始朗诵



序诗——我们情愿略去,免得读者受罪。况且,观众更感兴趣的是演员的服装,而不是他们扮演的角色,这一点时至今日依然如故。其实,这是很对的。他们四个人都穿着半身黄半身白的袍子,不同的只是质料而已。头一个穿的是金丝银线的锦缎,第二个是丝绸,第三个是毛料,第四个是帆布。第一个角色右手执着一把利剑,第二个拿着两把金钥匙,第三个拿着一杆天平,第四个拿着一把锹。这些标志的含义显而易见,不过为了帮助那些可能还看不懂的思想懒汉们,特地在每个角色的袍子下摆上绣了几个大黑字:锦缎袍子下摆上的字样是:“我名为贵族”;丝绸袍子下摆上:“我名为教士”;毛料袍子下摆上:“我名为商品”;帆布袍子下摆上:“我名为耕作”。任何有判断力的观众都能明白无误地看出这四个人物的性别:两个身上袍子稍短一点的是男性,头上戴着披风帽;两个穿的袍子稍长一点的是女性,头上扎着花头巾。

剧情大意是:耕作娶了商品,教士娶了贵族;这两对幸福夫妻共有一个俊美、金贵的嗣子,他们认为非给他娶个绝代佳人不可。于是他们走遍天涯海角,到处寻觅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戈孔德的女王,特雷比宗德的公主,鞑靼大可汗的千金,等等,等等,他们一一没看中,然后,耕作和教士,贵族和商品,一起来到司法宫这张大理石桌子上面休息,对着老实的听众,口若悬河,警句格言不绝,当时要是有人捡一点去应付文学院的考试,定能捞到学士帽戴一戴的。

演出的确很精彩,但观众中没有一个专注的神情,赛过作者本人,那位皮埃尔·甘果瓦,就是刚才禁不住把自己名字告诉两个漂亮姑娘的那个人儿。他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离两个姑娘几步开外,站在柱子后面静静听着,紧紧望着,细细品味着。

不料,说来实在痛心,甘果瓦刚刚把嘴唇靠近那令人陶醉的欢乐、凯旋之杯,就有一滴苦汁掺进了杯里。

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混身在群众当中,却没能捞到什么油水,遂灵机一动,心想何不爬到某个明显的位置,好吸引众人的目光和施舍。所以,开场序诗刚念头几句,他就利用那留给御使们专用的看台的柱子,爬到了一个下部连接栏杆和看台的檐板上,并坐了下来,故意显露其破衣烂衫和盖满整只右臂的丑恶伤疤,以乞求观众的注意和怜悯。此外,他一直没有作声。

他保持沉默,序诗朗诵倒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倒霉的是学生约翰从柱顶上发现了这个乞丐及其装腔作势的花招。这个捣蛋鬼一见到他,猛然一阵狂



笑,开心地嚷叫起来:“瞧!那个讨饭的病鬼!”

甘果瓦像触了电,浑身不由一阵颤震,序诗戛然而止。只见万头攒动,纷纷转向那个乞丐,而这叫花子并不感到难堪,反而觉得此事倒是一个良机,正好可以捞一把,遂眯起眼睛,装出一副可怜相,张口说道:“行行好,请行行好吧!”“嗨拉嘿!朋友!你的伤疤是装在胳膊上的,你的腿怎么倒不方便了?”约翰边说边往毡帽扔过去一个小钱币。乞丐没有动弹一下,接住施舍,忍住嘲讽,继续悲哀地叫着:“行行好,请行行好吧!”

这个插曲使观众大为开心。在序诗朗诵中间,突如其来插上这个即兴的二重唱:一边是约翰的尖叫声,另一边是乞丐不露声色的单调吟唱。以罗班·普斯潘和神学生为首的许多观众,都报以欢畅的掌声。

甘果瓦十分不快。先是一下子楞住了,等他一清醒过来,随即扯着嗓门向台上四个角色叫喊:“别停!见鬼,别停!”

就在这时候,他觉得有人拉他的袍襟,心里相当恼火,掉过头去一看,好不容易才露出笑容。拉他的是芳号叫让茜安娜的美人儿吉斯盖特。“先生,他们还演吗?”“当然演。”甘果瓦被这么一问,心里相当恼火。

就在这时,演员听从了他的号令,又再说话了,观众一看,也重新再听,只是完整一出戏猛然被砍成两段,现在重新焊接在一起,许多美妙的诗句可丢失了不少,甘果瓦不由心酸。好在渐渐平静了下来,学生们不再作声了,叫花子数着毡帽里几个铜钱,演戏终于占了上风。

说真的,这的确是一出十分精彩的佳作,即使今天看来,我们只要略做调整,仍可照样演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般,那四个寓意人物跑遍了世界的三大部分,有点疲乏不堪,却没能给金贵的嗣子找到般配的佳偶。在此,剧中对一条美妙的鱼赞颂备至,通过许许多多巧妙的影射,暗示这就是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的未婚郎君,而他此时正满腹忧伤,隐居在昂布瓦兹,自然料想不到耕作和教士、贵族和商品刚刚为他跑遍了天南海北。这样一个美妙主题,诗人本来可以用不满两百行诗句就表达得淋漓尽致。只是府尹大人有令,圣迹剧必须从正午演到下午四点钟,所以总得说点什么。再说,观众耐心听着哩。

正当商品小姐和贵族夫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正当耕作老爷朗诵这句美妙得难以置信的佳句:

林中从未见过这样威风凛凛的野兽;